

# 《小王子》和《吸呼》

简平

今年上海书展举行时,我很想看到两本书,结果,一本看到了,一本没有看到。

看到的那本是《小王子》。因为今年是《小王子》出版八十周年,所以世界各地都在举办纪念活动,当然,又推出了不少新的版本,使全球已有的四百多种语言、五千多个版本的阵仗更为浩荡,而其中最吸引我的则是由中国中福会出版社出版的周克希先生的“译者插图版”。说起来,《小王子》1943年首次出版时,书里的插图都是作者圣埃克絮佩里自己画的,那些插图与文字一样的动人。事实上,这部童话就是从一幅画开始的,“我六岁那年,在一本描写原始森林的名叫《真实的故事》的书上,看见过一幅精彩的插图,画的是一条蟒蛇在吞吃一头猛兽。我现在把它照样画在旁边。”作者的这幅既幽默又寓意深刻的插图早已深入人心,那么,译者周克希的插图又会是怎样不同凡响的呈现呢?

其实,当我听到周克希要画《小王子》插图时,多少是有些惊讶的。周克希是法文翻译大家,他翻译的《小王子》有口皆碑,他也擅长书法,写的行书仿若其人,清雅冲淡,充满书卷气,但我先前没有听他说过还会画画。确实,周克希是过了八十岁之后才开始学画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八十以后,就是所谓的余生,怎样才能让这段时间过得充实一些呢,对我来说,那就是学点新东西,也就是‘自书自画’。”有一次,一位做策展的朋友找到他,让他试着把自己译作中精彩的部分用书法写出来,再配上自己的绘画,于是,他想到了《小王子》。

周克希在翻译《小王子》的过程中,对作者的插图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有了一些新的感受。在他看来,书中有些让人感动的段落,作者当时并没有画上插

图,真是一种遗憾。比如说,天刚蒙蒙亮,因飞机故障迫降在撒哈拉沙漠的飞行员突然被一个奇怪的声音轻轻喊醒,这是他与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小王子初遇的场景,周克希觉得如果这儿有个插图那该多好,因此,他就自己给配上了。看着周克希画的插图和用中国书法撰写的段落,我觉得他赋予了《小王子》全新的生命。

而我没有看到的那本则是《吸呼》。《吸呼》是一套三本的绘本,是由年轻的九零后胡一凡创作的,这是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毕业作品,一露面便让业界惊艳,得到诸多国内外奖项,被认为可能是今年图画书出版中最值得期待的一部绘本。我曾看到过其中的几幅原作,那是一本无字书,一页“吸”,一页“呼”,但从一幅幅极具视觉张力的绘画中,可以感受到事物的瞬息万变皆可发生在一吸一呼之间。云雾厚重的天空,那是“吸”,而大雨倾盆则是“呼”,表现了蓄积后的宣泄,也表现了时空的转换;黄色的茧子,那是“吸”,而白色的茧子和黄衣翩翩的蝴蝶则是“呼”,破茧化蝶,那是生命的形态。就在这样的吸与呼中,我们与一草一木,与日月星辰一起不徐不疾地吞吐,如同庄子在《逍遥游》里说的,“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一吸,一呼,或轻微,或用力,是一刻的喘息,也是屏息凝神,是变化,也是笃定,是瞬间,也是永恒。

《吸呼》很快就被海豚出版社看中了,是的,只有当这部绘本成为一本书,在书页翻动之间,在阅读与吸呼融为一体之时,才能更加领会其中的蕴含,并得到心灵的治愈和放飞。可是,这部很中国,又很世界的《吸呼》刚刚印好,却被困在涿州的库房里,而且近一半被洪水淹没,陷于窒息。此时此刻,这部让读者为之共情的绘本,让我们更加深切地领悟到顺畅而自由的呼吸是多么的珍贵。

## 一回头

白海燕

我没有哥哥姐姐,只有一个弟弟。

我们姐弟同住一个小区,也同事教师这份职业,他初中,我小学。平时没事,各忙各的,很少见面。只从各自的朋友圈里捕捉对方情绪,偶尔电话、信息关心问询一下。

今天早上,我准备经公园去菜市,买只鸡,去不远处独居的老妈家。

父亲早早走了,我们娘仨形成亲三角。

在公园入口的地方,碰见早练回来的弟弟。

“你去哪儿?”他满身大汗,手里拎着早点。

我告诉他去向,然后我们站

着,相互看看,不多言,就走开了。

虽不多言,我是安心的。从他的气色状态里,我能判定,至少最近,他过得还不错。昨晚他朋友圈还发了唱歌的视频,也是佐证。

那么我呢?我检视一下自己,也应该让他安心吧。记得有回遇见,我因为那段时间睡眠不好,精神不振,他一眼就觉察到,问我怎么回事。

生活难能如意,我们所能给予对方的,也只有如许关切与一份支撑了。

而无声,就是最好的状态。

我这么想着,往前走,心里充满了感情。就在走到合欢树下时,我忍不住又回头,想看看弟弟是不是过了马路。

可就在那时,我看到弟弟也正回头,看向我。

车来车往,人海茫茫。

没有人知道这个早晨,有对姐弟,视线遥遥对接,亲情瞬间涌动。



日落长河 李海波 摄

## “老王”老师

魏芳芳

教师节,儿子和几个高中同学合伙买了一个小礼物,请语文老师“老王”到饭店搓了顿大餐。席间热火朝天,甚是开心。儿子首先给了“老王”一个熊抱,瘦弱的“老王”骤然感到儿子肥厚的肚子先于怀抱挺了出来,喊到:“快减肥!你的大肚子顶得我透不过气来!”

我责怪他,为什么叫王老师“老王”?不尊敬师长!儿子说,高一第一节语文课,王老师自我介绍,说同事们都叫他老王,你们尊敬我就叫我王老师,你们喜欢我就叫我“老王”,不必加上“隔壁”,隔壁那个老王不是我。

原来如此,那你们为什么喜欢“老王”?我还想探个究竟。他想了半天,居然回答不出所以然,嘻,喜欢就是喜欢,没有为什么!就像我喜欢你和爸爸,哪能说出一二三呢。

他们的那所高中,算个末位的区重点,入校的家长会上,我们还未从儿子挤进高中的喜悦中醒来,校长和教导主任兜头一盆冰水,极大地挫伤了希望和信心。但三年下来,竟成了儿子从小到大最愉快的学校。变得阳光且自信,王老师功不可没。

忆起六年前儿子高考第一天,我们送他到考场。大门口聚集了很多考生和送考的家长老师,见了儿子的班主任,历史老师,数学老师。

孩子们聚在一堆,心不在焉,东张西望。

“老王在哪里?”

“老王没来!”

“老王怎么还没来?”

“老王肯定会来!”

“老王怎么还不来?”

已经有戴袖章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整理校园里的排队线,焦躁的情绪在蔓延,刚才儿子还煞有介事地跟同学对题目背几句古文,差点把佛脚啃烂了。现在孩子们都把书和本子抱在胸口,齐齐往大路两边探头。

“老王会从哪边过来?”

有人抓了脑袋,手指左和右转了一下。

“老王家在……应该从那边!”

“老王睡过头了吗?”

“不会!”

“老王被堵在路上了吗?”

“路这么堵,老王该是往这里跑吧?”

孩子们的脸色已经不像先前佯装的轻松了,焦急盼望的眼神已经掩饰不住。有人已经不由自主往马路上找了。

没有人怀疑王老师会不来。

忽然有个男生破了嗓子尖叫一声:“老王来啦!”好像闪电刺破夜空,瞬间鸦雀无声,然后雷鸣般欢呼声才响起,孩子们一起往左后方涌去。

“哦!王老师!”

“老王!老王!”

“老王!”

那一一张张笑逐颜开的青春的脸啊,像开了一朵朵红艳艳的花。

我看到“老王”被孩子们英雄般簇拥着,花白的短发齐刷刷竖着,满脸放光,皱纹都在怒放,他被周围巨大的喜悦波不由自主地往前推着,处于漩涡的中心,他说些什么话,我听不清,孩子们大笑起来。

那天他手拿紫红色保温杯,穿着军绿色的短袖T恤,孩子们你拍一下他拍一下,好像他是一尊神,摸一下能带来好运。如果T恤衫有记忆,那么多青春的手掌会印上多少敬爱的心啊!师生们快乐的笑声,放松了高考第一场的紧张不安。他们明媚的笑脸,也灿烂了那个阴天欲雨的早晨。

我的心被这样汹涌的热爱鼓动着,拿着相机频频按下快门,记录下儿子一生中重要的时刻,重要的人,他们的欢笑,让我湿润了眼。

真高兴他们毕业后,当年的热爱不曾改变,依然快乐地去看望“老王”老师。现在想想,问儿子为什么喜欢“老王”的问题很傻,哪个好老师的好能说得清呢?

